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

跨文化

语用失误研究

Kuawenhua
Yuyong Shiwu Yanjiu

唐红芳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编号：06C084）

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

唐红芳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 / 唐红芳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1104-795-0

I. 跨… II. 唐… III. 语用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2785 号

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

唐红芳 著

- | | |
|-------|---|
| 责任编辑 | 祁素玲 |
| 封面设计 | 翼虎书装 |
| 出版发行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
| 发行部电话 | 028-87600564 87600533 |
| 邮 编 | 610031 |
| 网 址 | http://press.swjtu.edu.cn |
| 印 刷 |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成品尺寸 | 146 mm×208 mm |
| 印 张 | 8.312 5 |
| 字 数 | 231 千字 |
| 版 次 |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81104-795-0 |
| 定 价 | 28.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 言

在语言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学者们基于对语言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观。语言观决定着语言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20 世纪初，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Saussure）指出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应该把共时的语言研究和历时的语言研究区分开来。这种语言系统观把人们的视野引向了语言的结构和体系，开创了语言系统本体的研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把研究范围扩大到语言的形态，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揭示语言系统的内在组织规律及组成语言大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把语言看做符号系统，以语言共时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用抽象、概括的方法对语言各种系统（如语音系统等）的结构进行客观、精确的描写，但忽视了语义研究，有一种只问规则、不问内容的倾向，这种结构主义的研究割断了语言与社会的必然联系。

从总体上看，乔姆斯基（Chomsky）以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主要倾向都是对语言实体本身的描述，注重人们说了什么（主要是语言形式），不重视人们怎样说，为什么这样说，也不重视影响言语交际的非语言因素。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学说确立了句法研究在语言学中的核心地位，但就其根本而言，语言研究仍然是“与世隔绝”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上述研究不足以解释语言学中一些实际的语言现象。因此，以韩礼德（Halliday）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便不再局限于语言系统本身，语言与语言使用者及其与外部因素的关系被纳入研究的范围。在此期间，研究动态交际中语言意义的语用学得以迅猛发展。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社会性决定了语言系统的开放性，它不可能在真空中独立发展，自生自灭，而是和其他系统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的语言表现形式总是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语言系统内部诸要素（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无一不与社会文化因素发生错综复杂的联系。乔姆斯基曾这样说过：“当我们研究语言时，就是在探讨那个可能被某些人称为‘人的本质’的东西，即人类所具有的心理特性，据我们所知，这些特性是人类所独有的。”很显然，语言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它反映了一种文化和思维方式。学习一门外语，既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过程，也要去探索另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性。萨丕尔（Sapir）在《语言论》中也指出：“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种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群。”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因而，研究语言，只有把语言系统放到社会大系统中去考察，才能更好地揭示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系统的内部规律。

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诞生正适应了这种研究的需要。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产生于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语言与人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社会语言学十分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重视研究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我们知道，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言语背景和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一个人的言语交际能力除了语言知识以外，还应包括语言使用者对语用原则和社会文化背景的适应能力。社会语言学把语言当作社会化的语言，从社会文化环境的角度动态地研究言语活动。而语用学把语言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它研究人们如何使用语言，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个词或句子，使用这个词或句子想达到什么目的。语用学研究的是语言使用的社会规则。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勃兴使语言研究突破了“为语言研究语言，就语言研究语言”的樊篱，它不再局限于研究表现文化的语言结构和词汇形式，而是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语言的运用以及各种语言行为，使人们从只注意语言符号的结构本身转移到同



时也注意对语言符号的使用，对直接影响语言的社会文化及其如何影响语言的构成、理解和表达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研究，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的社会性的认识。美国语言学家 Robert Lado 在其《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一书中指出：“一种语言既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该文化其他组成部分的主要表现手段，影响到双方的文化传统。”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美国社会学家恩伯也指出：“一个社会的语言能反映与其相对的文化，其方式之一则表现在词汇内容或者词汇上。”

随着人类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彼此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一经接触，不论他们愿意与否，或者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在交流着某种信息，即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接收信息和传出信息。语言交际是跨文化交际中信息交流的重要形式，但是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者的外语知识掌握得不够，或交际者不了解异族文化的特点，或者说文化背景不同，经常会在交际中出现语言运用上的失误，造成交际的失败或交际冲突。交际双方的文化差异严重影响着交际效果，是形成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研究已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课题。

在跨文化交际中，始终有一根主线，即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一味研究目的语文化 (target language) 而忽视原语文化 (source language) 的传播，无法解决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文化休克问题。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努力开发盲区 (blind area) 和隐蔽区 (hidden area) 才是跨文化交际走向成功的根本出路。应当看到，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社会的功能，每一种文化都是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文化在一个历史时期适用于一个国家，并不表明它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以文化的对比，并不是孰优孰劣的对比，而在于更好地理解各种异质文化的异同，促进文化交流与发展。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研究就是其中一块尚未被全面开垦的领域。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人为数还不多，有的学者虽然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



提到语用失误的现象,但并未对之作系统化、理论化的概括与解释,有的只是把语用失误作为解释其他理论问题的手段或论据,很少涉及语用失误本身的讨论,对这一重要的课题较少进行科学、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本书将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作为研究对象,将之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进行探讨,这种探讨既不同于以往的体验型或手段型,又在讨论中对一些具体现象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分析,作出较为深入、科学的解释,尽可能使问题的讨论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

语用失误是跨文化交际中的常见现象。研究语用失误对于跨文化交际、英语教学都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它能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更好地了解对方,意识到自己认为合适的话语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言语行为,发现交际故障之所在并知道采取怎样的补救措施,调整自己的言语行为规范,避免交际冲突。另一方面,它使我们认识到要实现跨文化交际目的,仅仅有语言形式的正确性是不够的。由于同一个思想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因此,还得考虑语言表达的得体性:在什么语境中使用什么形式才恰当。这就要求我们在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中,既要注重语言知识的掌握,又要重视语用能力的培养,把语言形式的教学与语言功能、情景和文化的教学结合起来,理解操该语言的本族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习惯,并能在用该语言表达思想时,也符合其社会文化心理习惯,培养学习者跨文化语用和交际能力,减少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成功率。笔者希望通过本书,能够使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比较清晰地摆在交际者面前,引起跨文化交际者的高度重视,并加快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使交际者得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指导,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跨文化交际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陌生。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交通工具发达、信息传播迅速的年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要进行跨文化交际。可以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活动就是



跨文化交际。但是对于什么是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理解不同。**Marshall Singer** 认为，每个人都隶属于若干群体。再有，同一群体中每个人的态度、价值、信念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在文化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Singer** 的观点表明，进行大范围的国与国之间的对比对于改进跨文化交际的益处不大，应该把眼光放在更具体的文化差异上。我国学者胡文仲则认为：“做跨国、跨种族、跨民族研究不仅应该是跨文化交际包括的内容，而且应该是放在首位的。至于地区、阶级、阶层、职业、性别、年龄等不同层次的差异也应该给予关注。至于个人之间的差距的研究只是在我们把他们当作群体的代表时才有意义。”我们赞成胡文仲先生的观点，所以，本书所说跨文化交际是指国与国、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交际，本书所研究的主要是中英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

著 者

2007 年 9 月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和跨文化交际	1
一、关于文化的理解	1
二、文化的特征	3
三、交际文化	8
四、交际能力	10
五、跨文化交际	11
第二章 语用失误概论	15
一、语用失误的界定	15
二、国内外语用失误的研究历史和现状	17
三、语用语言失误与社会语用失误的区别	26
第三章 语用语言失误	34
一、语音的语用失误	34
二、词汇的语用失误	41
三、语法的语用失误	60
第四章 社会语用失误	93
一、汉英语用策略的差异	94
二、礼貌语的语用失误	104
三、称谓语的语用失误	112
四、招呼语的语用失误	118
五、委婉语的语用失误	123
六、熟语的语用失误	127

七、邀请和致歉语的语用失误	132
八、广告语言中的跨文化语用失误	133
九、公示语翻译中的语用失误	142
第五章 非言语交际语用失误	146
一、非言语交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147
二、什么是非言语交际	148
三、非言语交际的功能与特点	151
四、非言语交际语用失误的表现	152
第六章 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成因分析	167
一、语用失误的文化差异分析	167
二、语用失误的认知分析	191
三、语用失误的预设分析	214
第七章 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防范对策	221
一、应对语用失误的策略	221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229
参考文献	250
后 记	256



第一章 文化和跨文化交际

一、关于文化的理解

文化，是一个很多研究者都感兴趣的概念。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甚至政治家都谈论文化，但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文化”一词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都经常使用文化，在很多情况下，文化似乎被滥用了，只要与人类社会有关的问题都冠之以文化，颇有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嫌。因此，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有必要首先对文化作一解释，通过引述有关文化的一些典型观点，从中选择更为恰当、现实的解释，以利于本书的讨论。当然，我们并不想给文化下一个新的定义，这样做一则不属本书之旨趣，二则没必要。

现代社会中，“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学术界对其理解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文化的解说林林总总，色彩纷呈。有人统计，现在中外有关文化的定义有 500 多种，这里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 1871 年，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英国学者泰勒 (E. B. Tylor) 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①

^① [英]泰勒：《原始文化》。转引自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 10 页。



(2) “文化是一个大的人群在许多代当中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而获得的知识、经验、信念、价值、态度、角色、空间关系、宇宙观念的积淀以及他们获得的物质的东西和所有物。文化表现于语言的模式以及生活和行为形式，这些模式和形式是人们适应性行动和交际方式的样板，它使得人们在特定的技术发展阶段、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理环境的社会中生活。”^①

(3) “一个社区诸成员有着共同的政治或伦理观念，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对解释世界的方式、客观现象如何分类和赋予这种分类以何种意义有着类同的认识。各社区有一共同历史，并对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有着共同概念，即有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他们对于干活、穿衣、吃饭、结婚、信仰、子女教育的正确与错误方式有共同观念，所有这一切就是（构成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②

(4) “文化是一系列规范和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动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可接受的范围之中”，“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从社会上获得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包括已成为行为模式的重复的思想方式、感情和动作”。^③

(5) 文化“是指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创造的那些方面，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④

(6) “文化指的是某集团的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人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所制作的一切。”^⑤

(7) 文化这个名称的定义可以是：一个社会所做的和想做的是

① 转引自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② [爱丁堡]夸德尔：《应用语言学导论》。转引自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③ [英]哈维：《文化人类学》。转引自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④ [美]克鲁克亨：《文化概念》。转引自庄锡昌、顾晓鸣：《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⑤ 转引自胡文仲：《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4）。



什么。^①

(8) 一般地说,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辞海》》

从以上所列文化的几种定义可以看出,文化的辐射范围很广,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存、无所不包,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财富都可纳入文化的范畴。为此,有的学者对文化范畴进行了层次划分,认为“文化的范围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次:① 物质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制作的各种实物产品表现出来的,包括建筑物、服饰、食品、用品、工具等。② 制度、习俗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表现出来的,包括制度、法规以及相应的设施和风俗习惯,等等。③ 精神文化,它是通过人们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方式和产品表现出来的,既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信仰,也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和产品”^②。我们认为,这种区分是科学的,也是有益的,使我们对文化的认识更加明确、具体。从本书的研究论题看,我们觉得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勒茨克的观点更能代表本书对文化的理解:“文化主要是指那些既存在于人的行为中,又存在于他的精神和物质产品中的构想、信念、观念、世界观所组成的一个系统。简单地说,文化就是指人类生活的,以及人类实现自我和改造世界的方法。”^③

二、文化的特征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通过他们的创造性活动而形成的产物,因此,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基于以上理解,从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我们认为文化具有如下特征:

①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

② 戚雨村:《语言·文化·对比》,《外语研究》,1992(2)。

③ [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潘亚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 文化是后天习得的，不是生理遗传的

文化（精神文化）不是人们先天的遗传本能，而是经过学习得来的知识和经验。人类个体生来对学习文化具有生物遗传的能力，但文化本身必须经过每个个体的学习才能获得。一般说来，只有人类个体才能学习并创造文化，人一生下来，就受到文化的影响，开始了文化学习的过程。例如，把一个刚生下来的中国婴儿放到美国，让他在纯粹的美国文化环境中成长，那他学得的就是美国文化，长大以后他的言行举止等方方面面体现的就是美国文化。若把他放到日本，长大以后在言行举止方面体现的就是日本文化。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不仅是“社会人”（social man），而且是“文化人”（cultural man）。在文字还没有诞生的社会里，人们通过口头语言把自己的知识、经验、信念、观念等传给自己周围的人和后人。在文字诞生以后，人们通过学校、家庭、社会集团、大众传媒以及其他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广泛地传播文化。正由于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是代代相传的，所以文化对人各方面的成长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人从幼时起就受到文化的熏陶，他的举止言行都受到一定社会文化的约束，被纳入相应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而有文化，文化生而有约束”（马林诺夫斯基）。

2. 文化为一个群体或社团所共有，不是某一个人所独有

文化作为社会遗产，是一个群体共同创造的社会性的产物，从大的范围来说，它属于人类所有，从小的范围来说，它属于某一个群体或社团。克鲁克亨指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形式样又包括隐形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① 纯属个人私有的东西，如个人的怪癖等不为社会成员所理解，则不是文化。只有当个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社会人（social man）的普遍观念和行为模式时，或者说成为一定社会和群

① [美]克鲁克亨：《文化与个人》。转引自束定芳：《语言·文化·外语教学》，《山东外语教学》，1988（2）。



体的共同意识和共同规范时，它才可能成为文化现象。某些为少数人拥有的文化，虽不能为大多数人所共享，但社会通常都对这些文化现象做出评价，或赞成，或反对，因此仍具有共享的文化意义。

3. 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区域性

一种文化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其中主要是受社会物质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类自从形成民族之后，文化内容往往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映射出鲜明的民族色彩。一个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遵守共同的风俗习惯，养成了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民族的机体上生长起来的，民族群体是民族文化的土壤和载体，文化的疆界总是和民族的疆界相一致，民族的特征除了体质特征之外就是文化的特征，所谓民族性主要是指文化上的特性”^①。泰勒强调原始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是由人类生活经验所获得的智慧，使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从而提出文化的超民族性，认为各社会的文化之所以不同，只是由于它们处于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已。这些观点，否认了文化的民族性，遭到许多学者的抨击。事实上，不仅一个民族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而且在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民族中，由于社会结构、历史和地理等因素的不同，要想在文化的细节上保持完全一致是不大可能的，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格局：一个主导文化（main culture）和若干具有自身特征的群体文化或地区文化即亚文化（subculture）并存。以汉民族来说，内地的汉文化是主导文化，而香港、澳门、台湾的汉文化和居住在国外的华侨的汉文化，包括已经取得别国国籍的华裔的汉文化都是亚文化。不仅如此，在内地的汉文化中，还可以分出吴文化、湘文化、粤文化以及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特区文化等亚文化。亚文化既具有大群体的整体文化的特征，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文化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并不抵触，区域性不仅不会损害民族文化的内在一致性，相反还能丰富民族性的内涵。

①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1996。



4. 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语言和文化一样是社会的产物，是生活在该社会的人们世代沿袭下来的符号体系。萨丕尔（Sapir）指出：“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它是一种文化功能，不是一种生活遗传功能。”^①“在人类学中，文化指的是社会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受全体成员制约的全部生活方式，很明显，按照文化的这种概念来看，语言就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唯一的凭其符号作用而跟整个文化相联系的一部分。”^②马林诺夫斯基也说：“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③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文化，因为从另一个方面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王希杰先生说：“语言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其他文化，这表现为它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它记录了人类文化，它本身就是一个人类的文化世界，语言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④文化的保存、传播和继承都要依靠语言（有些文化以实物来体现，自然与语言无直接关系，但要生产或使用这些实物，却非与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打交道不可），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又是文化存在的重要标志。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指出：“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适用，才能使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⑤反过来说，文化又是语言赖以存在的根基，是语言新陈代谢的生命源泉。语言，包括语言的使用方式在内，都不能超

①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

② 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③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④ 王希杰：《修辞学论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⑤ [美]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越文化而独立存在，不能脱离一个民族流传下来的决定这一民族生活面貌和风俗习惯的信念体系。正如萨丕尔所说，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所以，一定的语言总是历史地和一定的文化相关联。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结晶，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全部文化，像一个窗口，揭示着该文化的一切内容，是文化的活化石。语言既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了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这个语言圈的文化价值体系。“各种语言本身只能在蕴藏着语言的文化背景中才能被充分认识，语言和文化总是被一起研究的。”^① 帕尔默 (L. R. Palmer) 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②

5. 文化是语言和世界中介物

世界上有几千种不同的语言，物理世界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各种语言分别对物理世界进行了切分，但是语言符号在反映物理世界的时候并不是一一对应于物理世界，在语言符号与物理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中介物——民族的文化世界。换句话说，语言是在文化的折射下表现物理世界的，是民族文化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符号对物理世界的反映、摹写，于是产生了语言的民族性。对文化的中介性，心理语言学家沃尔夫森 (Peter Wolfson) 在《语言文选》(Language-Introductory Readings) 中从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作了精辟的分析：

我们均有近乎类同的生理器官——能听的耳朵、能看的眼睛、能嗅的鼻子、会尝的舌头、有触觉的皮肤——去观察世界。现实对大家应当是一样的。然而，我们的神经系统却受着不同类型、不同强度、不同时间的持续感觉流冲击。虽然不是所有感触都潜入我们的意识，它们都被某种过滤系统压缩到可控的程度……（这种过滤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副特殊眼镜，去强化某种感触，弱化其他

① 转引自顾嘉祖、陆异：《语言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② 转引自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